



選詩續編目錄

卷之一

唐詩

陳拾遺七首

李翰林十九首

王右丞一首

薛少保二首

張曲江二首

儲御史三首



卷之二

唐詩

杜工部三十七首

卷之三

唐詩

韋蘇州十八首

韓文公十首

柳柳州四首

張司業一首

卷之四

宋詩

王荆公二首

朱文公二十七首

右選詩續編目錄凡四卷昔者朱子嘗欲鈔經史韻語及文選古詞又將擇夫文選以後諸詞之近於古者以為羽翼輿衛且曰其不合者悉去之使吾耳目胸次無一字世俗言語相接入則其為詩不期於高遠而自高遠先正惓惓教人復古之意可謂至深切矣惜乎未覩成書後學無所取則愚敢不揆僭踰輒為選

詩補註補遺而復及是編者蓋亦竊承朱子之遺意也嗟夫五言古法之壞萌於宋滋於齊梁而極於陳隋餘風披靡施及唐之初載故雖傑出如王楊盧駱猶未能去其故習至陳子昂始克一變而後李杜諸人相繼迭起近世之言詩者蓋莫盛於斯焉今所編得唐古體合一百餘首如杜少陵之忠義懇激韓昌黎之格韻高嚴則又迥出魏晉之上可不謂詩之中興也歟貞元以降迄于五季詩又一衰矣趙宋文運復興而歐蘇黃陳並以詩名當世然其力超邁各自為家而于古今之風格漫不暇顧唯王臨川間出一二及吾朱子識趣高明極意追復遺音未泯庶幾在茲至若感興諸篇論其詞

藻雖未能超軼前古而所以探萬化之原達至理之奧足以垂世立教則又三百篇後之所絕無而僅有者故特置諸卷終是又楚辭後語而有鞠歌擬招之別云耳

選詩續編卷第一

唐詩一

陳拾遺感遇詩七首

陳子昂字伯玉武后時上書言山陵事擢

麟臺正字遷拾遺唐初詩人承陳隋流靡

之餘而伯玉獨能追變正雅作感遇詩三

十八首時人宗之然究其詞旨往往過於

深邃故晦菴朱子以物外奇寶為喻意有

在矣况或崇尚仙佛殊失情性之正今特

上虞劉 履 校選

擇其詞暢理順者冠于是編之首蓋以其
能橫制頽波開先作者深有功於當時後
學寧可不知其所自哉

蘭若自春夏半蔚何青青幽獨空林色朱蕤冒紫莖
遲遲白山晚嫋嫋秋風生歲華盡程落芳意竟何成
若杜若也空臨川戴頌云如馬群逐空之空

翡翠巢南海雌雄珠樹林何知美人意驕愛比黃金
殺身炎洲裏委羽玉堂陰旖旎光首飭歲蕤爛錦衾
豈不在遐遠虞羅忽見尋多林信為累歎息此珍禽
炎洲在南海中見東方朔十洲記

玄蟬號白露茲歲忽蹉跎群物從大化孤英將柰何
瑤臺有青鳥遠食玉山禾崑崙見玄鳳豈復憂虞羅
青鳥西王母使傳信者玉山王母所居山多玉石
見山海經○已上三首皆伯玉詠懷之詞首篇蓋
未仕時恐歲月之遲暮而無成也次篇作於既出
仕後雖以武后愛其才而擢用之終有自惜之意
至此篇又言不得已而隨時就祿歎不如青鳥之
見玄鳳者矣其後勸武后興明堂太學及后稱帝
改號上周受命頌竟何以哉
吾愛鬼谷子青谿無垢氛囊括經世道遺身在白雲

七雄方龍闔天下久無君浮榮不足貴遵養晦時文
舒可彌六合卷之不盈分豈同山木壽空與麋鹿群
鬼谷子已見選詩補註第四卷山木壽莊子曰山
中之木以不材故壽

竭來豪遊子勢利禍之門如何蘭膏歎感激自先寬
衆趨明所避時弃道猶存雲泉既已失羅網與誰論
箕山有高節湘水有清源唯應白鷗鳥可為去聲洗心
言

竭去也蘭膏歎即彭城父老哭龔勝曰薰以香自
燒膏以明自銷之謂明明知之士雲泉所可隱避

之地湘水屈原所沉有清源者亦取其潔身去亂
之意白鷗忘機之鳥此篇首一節既勸其去末意
又似諷其不足以知此幾也○已上二首以明君
子之出處當如是也

樂羊為魏將食子殉軍功骨肉且相薄他人安得忠
吾聞中山相當作孟孫傳乃囑放麋翁狐獸猶不忍况以

奉君終

樂羊攻中山中山君烹其子而遺之羹羊掇之盡
一杯覩師贊曰子之肉尚食之其誰不食羊既拔
中山文侯嘗其功而疑其心韓非子曰子孫獵得

虜使秦西巴載之歸其母隨之而啼西巴弗忍而與之子孟孫大怒逐之三月後召之使為子傅曰夫不忍虜况忍君子乎

昔日章華宴荆王樂荒淫霓旌翠羽蓋射兕雲夢林
竭來高堂當作唐觀去聲悵望陽雲空雄圖今若此黃雀
空哀吟

章華楚靈王臺名大史公言靈王作章華臺求周九鼎之時志小天下及餓死于申亥之家為天下笑此詩結末有雄圖今若此之歎即其意也但其
中無言襄王之事所謂黃雀亦本戰國策莊辛諷

襄王語是豈驟論荆王之荒淫者與黃雀事詳見補註阮嗣宗詩○已上二首似皆有為而作未詳所指

薛少保秋日還京陝西十里作一首

薛稷字嗣通齊宗朝累遷黃門侍郎歷太子少保好古博雅以書名天下畫亦絕品惜其詩不多見今觀此篇蓋能從容於古法之中而託意簡遠自非拘拘模擬者所可及也杜子美有云少保有古風得之陝郊篇信夫

驅車越陝郊北顧臨大河此行見鄉邑秋風水增波
西望咸陽塗日暮愁思去聲多傳巖旣紆鬱首山亦躓
我操築無昔老采薇有遺歌客遊節向一作換人生
知幾何

向者傾去而不顧返之意

李翰林詩十九首

李白天寶中為翰林供奉未幾不合去遂
浪迹天下工為古詩歌言多諷刺嘗曰齊
梁以來艷薄斯極沈休文又尚以聲律將
復古道非我而誰故所籍晉五十九首者特

以古風名題今觀其詞宋麗雋偉雖未必
盡合軌轍而才逸氣邁蓋亦劉越石鮑明
遠之儔歟

古風十八首

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誰陳王風委蔓草戰國多荆榛
龍虎相啖食兵戈逮狂秦正聲何微茫哀怨起騷人
揚馬激頽波開流蕩無垠廢興雖萬變憲章亦已淪
自從建安來綺靡不足珍聖代復元古垂衣貴清真
羣才屬休明承運其躡鱗文質相炳煥衆星羅秋旻
我志在刪述垂輝映千春希聖如有立絕筆於獲麟

愚按此篇自從建安來五字淺俚而躍鱗秋旻及
映千春等語尚多點綴似未得為純全特以其居
古風之首有志復古姑存之且太白所論夸大殊
過其實其亦孔子所謂狂簡者歟

蛻蝓薄音太清蝕此瑾臺月圓光虧中天金魄遂淪
沒蟬竦入紫微大明夷朝暉浮雲隔兩曜萬象昏陰
霏蕭蕭長門宮昔是今已非桂蠹華不實天霜下去聲
嚴威沉歎終永夕感我涕霑衣

按唐書玄宗玉皇后無子而武妃有寵后不平顯
詆之又以廢勝求子事覺帝自臨效廢后為庶人

進冊武妃為惠妃欲立為后蕭士贇曰此詩前四
句喻武妃入後宮卒為王后之蠹蟬竦以下喻武
妃既得幸而玄宗卒為所惑日君象月后象今廢
黜是為浮雲隔之不得代明也長門宮漢武帝陳
皇后事二后並以無子巫蠱廢勝廢然推原其由
實衛子夫武惠妃爭寵以激之也司馬相如作長
門賦王謹亦作翠羽帳賦以諷帝引此以證最為
切當桂花不實是采廢王后制中華而不實之語
天霜嚴威謂帝自臨效也

代馬不思越越禽不戀燕情性有所習風土固其然

昔別鴈門關今戍龍庭前驚沙亂海日飛雪迷胡天
蟣蟲生虎鶻心寬逐旌旃苦戰功不賞忠誠難可宣
誰憐李飛將白首沒三邊

龍庭單于祭天之所見班固燕然山銘虎鶻後漢
輿服志云虎賁羽林皆鶻冠註云鶻似雉而勇以
其鬪不死不止故用其尾飾武冠漢書李廣守北
平匈奴號曰飛將軍後以大將軍長史急責遂自
剄百姓為之流涕此詩必有為而作未詳所指
羽檄如流星虎符合專城喧呼救邊急群鳥皆夜鳴
白日曜紫微三公運權衡天地皆得一澹然四海清

借問此何為答言楚徵兵渡瀘及五月將赴雲南征
怯卒非戰士炎方難遠行長號別嚴親日月慘光晶
泣盡繼以血心摧兩無聲困獸當猛虎窮魚餌奔鯨
千去不一回投軀豈全生如何舞干戚一使有苗平
此蓋討南詔時作也南詔本烏巒別種有皮邏閣
者開元中冊為雲南王至其子閣羅鳳因雲南太
守張虔陀激變舉兵反楊國忠薦鮮于仲通為
南節度使討之閣羅鳳遣使謝罪請解不許遂進
軍與戰初敗績於瀘川再大敗於西洱河士卒死
者六萬人國中匿其敗狀為叙戰功復募兵往擊

人聞雲南瘴癘莫肯應募國使遣御史分道捕人
物送軍所於是行者愁怨父母妻子哭聲振野蕭
士贇曰此太白深歎夫當國大臣不能如益之贇
禹禹之佐舜敷文德以來遠人致有覆敗之辱云
秦皇按寶劍并怒震威神逐日巡海右驅石架一作駕
滄津徵卒空九寓作橋傷萬人但求蓬島藥豈思農
扈春力盡功不贍千載為悲辛

三齊要略云始皇作橋欲過海看日出處有神人
能驅石下海陽城十一山石今盡起立疑疑東傾
如相隨行狀石去不速神輒鞭之石皆流血左氏

傳九扈氏為農正註云農桑九候鳥也詳見蔡邕
獨斷。此詩蓋玄宗好神仙之事故託言以諷之
殷后亂天紀楚懷亦已昏夷羊滿中野菜蔬盈高
門比干諫而死屈九勿反平竄相源虎口何婉孌女類
空嬋媛彭咸久淪沒此意與誰論

夷羊土神商將亡見於牧野淮南子曰夷羊在牧
菜王芻蔬梟耳皆惡草也女類屈原姊以原剛
直太過嘗申戒之嬋媛眷戀牽係之貌彭咸殷
賢大夫諫紂不聽自投水而死以上並本楚辭虎
口見莊子盜跖篇此蓋借以言比干諫死是陷於

虎口也。○自蟾蜍薄太清至此五首皆諷刺朝廷之詩
咸陽二三月宮柳黃金枝綠幘誰家子賣珠輕薄兒
日暮醉酒歸白馬驕且馳意氣人所仰冶遊方及時子雲
不曉事晚獻長楊辭賦達身已老草玄鬢貴若絲投閣
良可歎但為此輩嗤

漢書東方朔傳云初武帝姑館陶公主號竇太主寡
居年五十餘矣近幸董偃始偃年十三與母以賣珠
為事出入王家見其姣好因留侍內至年十八而冠號曰
董君一日上為太主置酒曰願謁主人翁主乃下殿自引
董君綠幘傳鞞再拜謁見於是貴寵聞天下年三十卒

與太主會葬於霸陵是後公主貴人多踰禮制自董
偃始楊脩書云吾家子雲老不曉事餘見揚雄傳○
此篇蓋見當時戚里驕縱踰制儒者沉困下僚故有
所感諷而作大槩詞氣俊逸真似鮑參軍者特宮柳
黃金枝五字流麗又墮梁陳矣

燕昭延郭隗遂築黃金臺劇辛方趙至鄒衍復齊來
奈何青雲士弃我如塵埃珠玉買歌笑糟糠養賢才
方知黃鶴一作鵠舉千里獨徘徊

史記燕昭王謂郭隗曰願得賢士以共國雪先王之
恥隗曰王必欲致士請先從隗始况賢於隗者豈遠

千里哉於是昭王改築宮而師事之樂毅自魏往
鄒衍自齊往劇辛自趙往士爭趨燕一說昭
王築臺置千金於上以延天下之士蕭士贇曰太白
素有高尚之志豈出山之後不為時相所禮有輕
出之悔歟

郢客吟白雪遺響飛青天徒勞歌此曲舉世誰為
去聲 傳試為巴人唱和者乃數千吞聲何足道
音導 歎息空淒然

白雪巴唱已見補註張景陽詩此感歎高才者
知遇之難卑污者投合之易也

遇之難卑污者根合之易也

越客采明珠提携出南隅清輝照海月美價傾皇都
獻君君按劍懷寶空長吁魚目復相哂寸心增煩紆
按劍魚目並已見補註

綠蘿紛葳蕤繚繞松柏枝草木有所託歲寒尚不移
柰何天桃色坐歎葑菲詩玉顏艷紅彩雲髮非素絲
君子恩已畢賤妾將何為

世道日交喪澆風散溥源不採芳桂枝反棲惡木根
所以桃李樹吐花竟不言大運有興沒羣動爭飛奔
歸來廣成子去入無窮門

莊子曰世喪道矣道喪世矣世與道交相喪矣又
黃帝問廣成子治身之道廣成子曰彼物無窮人
皆以為終彼物無側人皆以為極余將去汝入無
窮之門以遊無極之野蕭士贊曰廣成子古有道
之人黃帝之師也太白見世道如此故託言之將
為有道者之歸

鳳飢不啄粟所食唯琅玕焉能與羣鷄刺感爭一餐
朝鳴崑丘樹夕飲砥柱湍歸飛海路遠獨宿天霜寒
幸遇王子晉結交青雲端懷恩未得報感別空長歎
初太白以賀知章之薦召免金鑾殿帝降輦步迎

如見綺皓賜食親為調羹出入翰林問以國政其
見待遇如此可謂結交青雲端矣今既不舍而去
亦安得不感歎之與○以上七首皆在朝廷不得
意將放歸山之時所作

燕臣昔慟哭五月飛秋霜庶女號蒼天震風擊齊堂
精誠有所感造化為去悲傷而我竟何辜遠去身金
殿傍浮雲蔽紫闥白日難回光羣沙穢明珠衆草凌
孤芳古來共歎息流淚空霑裳

淮南子曰鄒衍盡忠於燕惠王信讒而繫之獄衍
仰天而哭正夏天為之降霜又曰庶女告天雷電

下擊景公臺隕皮體傷折許慎曰齊寡婦度賤之
女也無子不嫁事姑敬謹姑有女利母財令嫁婦
婦終不聽女殺母以誣寡婦不能自明冤結叫天
云云震風當作震雷今承江淹書之謬而誤用耳
○太白在翰林高力士以脫靴之耻譖於貴妃帝
三欲命官皆被泪止遂詔令歸山一云為同列所
謗而黜此篇殆放黜已後所作故有遠身金殿之
歎然太白之事自與燕臣廢女不同援引大過讀
者詳之

青春流驚滿朱明驟回薄不忍看秋蓬飄揚竟何託

光風滅蘭英蕙白露洒葵藿美人不我期草木日零落
羽族稟萬化小大各有依周周亦何辜六翮掩不揮
頭銜衆禽翼一向黃河飛飛者莫我顧歎息浮安歸
周周已見補註阮嗣宗詩○以上二首亦放黜已
後流寓既久有所感歎而作

莊周夢蝴蝶蝴蝶為莊周一體更變化萬事良悠悠
乃知蓬萊水復護作清波流青門種瓜人舊日東陵侯
富其固如此營營何所求

夢蝶事見莊子書蓬萊水淺神仙傳麻姑云接待
以來見東海三為東田向到蓬萊水又淺於往者

豈將復為陵陸乎

君平既弃世世亦弃君平觀變窮太易探元化羣生寂寞綴道論空簾閉幽情騶虞不虛來鸞鶴有時鳴安知天漢上白日懸高名海客去已久誰能測沉真漢書王貢龍鮑傳序云蜀有嚴君平脩身自保卜筮於成都市以為十筮賤業可以惠人有邪惡非正之問則依著龜導之以善裁日得百錢足自養則閉肆下簾而授老子依老莊之指著書十萬餘言博物志言天河與海通有人齎報乘浮槎而去至一處遥望宮中有織婦一丈夫牽牛渚

問此是何處答曰蜀郡法嚴君平則知之還至蜀問君平曰某年日日有客星犯牽牛肖正此時也○以上二首亦放點後所作蓋涉歷至此不復感歎而有弃世之心矣

白鳩拂舞歌

觀太白樂府中多有古辭可愛如公無渡河一篇其曰波滔天竟者嗟大禹理百川兒啼不親家殺湍湮洪水九州始桑麻其害乃去送然風沙以至旁人不惜異立之公無渡河苦渡之一節絕類漢魏它篇亦

或有之往往惜其首尾不稱故不得取今
擇其全篇純潔而不失性情之正者僅得
此耳

鏗鳴鐘考朗鼓歌白鳩引拂舞白鳩之白誰與隣霜
衣雪襟誠可珍含哺七子能平均食不噎性安馴首
農政鳴陽春天子刻玉杖鏤形賜者足智人集作白鷺亦今
從鄭夾祭白非純賢外真潔其色心匪仁開五德無言
系賢樂府晨胡為啄我葭下之紫鱗鷹鷗鷓鴣貪而好殺鳳凰
雖大聖不願以為臣

葭通作茹漢饒歌朱鷺篇云鷺何食食茹下○

為言白鳩有德之鳥故漢帝刻形于杖以賜老人
若白鷺之外飾而內污與鷹鷗鷓鴣貪而好殺者
均為鳳凰之所弃蓋以警夫在朝之臣無德而貪
殘者使聖人在位必不容之亦可以見當時朝廷
任人之不當也

張曲江感遇詩二首

張九齡字子壽七歲知屬文開元中拜中
書侍郎同平章事諫諍切直諤諤有大臣
節人呼為曲江公凡所推引皆正人為李
林甫所忌遂罷相貶荊州長史卒謚文獻

所為詩多雅淡此二篇尤得古風今之音
格云

魚游樂深池鳥棲擇高枝嗟爾蜉蝣羽翮亦何為
有生豈不化所感奚若斯神理自微滅吾心安得知
浩蕩楊朱子徒然泣路岐

子壽蓋見世道之難進有志莫申感歎而作是詩
然語意含蓄似有不可得而盡言者宜潛玩之
漢上有游女求思安可得袖中一札書欲寄雙飛翼
冥冥獨不見耿耿徒絨憶紫蘭秀空蹊皓露奪幽色
馨香歲欲晚感歎情何極白雲在南山日暮長太息

漢上游女指君而言猶楚之詞云美人也紫蘭蓋以
自況恐其遲暮而感歎不已豈放黜之後懷君而
作與故章末之意思欲隱去而未能徒為太息而
已

王右丞渭水田家一首

王維字摩詰開元中為尚書右丞天寶之
亂為祿山所謂不能死節然以詩名當世
或者稱其清雅有蕭散之趣今考其集中
大抵造語峭厲殊非古調其規模氣度亦
無有能過人者獨此篇稍平淡有趣姑錄

之且以見古作者之難得也

斜光照搖落窮巷牛羊歸野老念僮僕一作倚杖僕
荆扉雉雉麥苗秀蠶眠桑葉稀田夫荷鋤至一作相
見語依依即此羨閑逸悵然歌式微

儲御史詩三首

儲光義開元中及第歷官監察御史祿山
及任偽官賊平坐貶以死然工為詩有冲
淡之趣時人與王維並稱

田家雜興二首

楚山有高士梁園有遺老築室既相隣同田復同道

糗去九立精四俗常共飯上兒孫日更抱忘此耕
耨勞媿彼風雨好蟪蛄鳴空澤鷓鴣傷秋草日夕寒
風來衣裳苦不早

楚山高士蓋必有所指梁園遺老則白謂也糗熬
米麥精乾飯也蟪蛄鷓鴣並見楚辭末四句蓋感
時傷已之詞意味令晏哥玩

渾上杯杯反本無象末路多是非達士志寥廓所在

能忘機耕鑿時未至還山聊采薇虎豹對我蹲鸞鷲
傍我飛仙人空中來謂我勿復歸松澤為君駕虹蜺
為君衣西遊崑崙墟可與世人違

渾坏猶言淳朴謂上古之時末路謂後世寥廓言
高也耕鑿蓋用堯時擊壤者之詞對我躄傍我飛
者正以我能忘機而猛獸神鳥皆自馴也格澤按
說文師子一名白澤疑即此也○此篇感世道之
不古託為仙人相勸之詞以為宜高舉而遠遁也

同王十三維偶然作

四隣競豐屋我獨好卑室窈窕高臺中時聞撫清瑟
狂風動地起拔木乃非一相顧始知悲中心憂且慄
蚩蚩命子弟恨不居高秩日入賓從歸清晨冠蓋出
中庭有奇樹榮早衰復疾此道獨不知微言安可述

此篇有比之義大槩喻朝廷雖尊榮而禍變不測
何乃無知之徒猶貪冒富貴而不顧畏耶其意切
矣按此題與王維同作二人俱為祿山偽官徒能
諷人而不自警勅此所謂有言者不必有德也特
以其詩有魏晉風格故錄之

選詩續編卷第一

選詩續編卷第二

上虞劉履校選

唐詩二

杜工部詩三十七首

杜甫開元末下第遊齊趙天寶中獻三賦

授右衛率府曹曹遭祿山亂陷賊中亡走

謁肅中拜左拾遺尋以直言失官流離秦

蜀間後依劔南節度使嚴武表為參謀檢

校工部員外郎幾受害旋客甸林之竟以寓

卒其涉歷艱虞無所不備故其為詩往往

憂國傷時陳事切實世號詩史况又學博
才瞻兼得古今體裁元稹稱詩人以來未
有如子美者今取其古體錄之而篇數倍
於諸家焉

前出塞九首

戚戚去故里悠悠赴交河公家有程期亡命嬰禍羅
君已富境土開邊一何多弃絕父母恩吞聲行負戈
交河在伊州西七百里

出門日已遠不受徒旅欺骨肉恩豈斷男兒死無時
走馬脫轡頭手中挽徒不反青絲捷下去声萬仞崗俯身

試拳旗

磨刀鳴咽水水赤刀傷手欲輕腸斷聲心緒亂亦作錯非

話已久丈夫誓許國憤惋復何有功名圖麒麟戰骨

當速朽

嗚咽水所謂隴頭水也○論者謂子美古詩學建

安是美然未免有時而離去如此篇水赤刀傷手

欲輕腸斷聲兩語已微露痕迹而未甚相遠讀者

詳之

送徒既有長反展兩遠戍亦有身生死向前去不勞吏

怒噴路逢相識人附書與六親哀哉兩訣絕不復同

苦辛

迢迢萬里餘領我赴三軍軍中異苦樂主將寧盡聞
隔河見胡騎倏忽數百群我始為奴僕幾時樹功勳
挽弓當挽強用箭當用長射人先射馬擒賊先擒王
劉涇溪日用諺語或曰作諺語皆可殺人亦有限立國自有疆苟能制
侵陵豈在多殺傷

驅馬天雨去雪軍行入高山徑危抱寒石指落層水
間已去漢月遠何時築城還浮雲暮南征可望不可
攀

單于寇我壘百里風塵昏雄劍四五動彼軍為我奔

虜其名王歸繫頸授轅門潛身備行戶即列一勝何

足論

從軍十餘年能無分寸功衆人貴苟得欲語羞雷同
中原有鬪爭况在狄與戎丈夫志四海安可辭固窮
鬪爭謂爭功者

後出塞五首

男兒生世間及壯當封侯戰伐有功業焉能守舊丘

占去聲諸本募赴薊門軍動不可留千金買馬鞍百

金裝刀頭問里送我行親戚擁道周班白居易上列酒

酣進庶羞少年别有贈令吳看吳鉤

占募已見補註鮑照詩吳鈞吳王劍名見吳越春

秋

朝進東門營暮上河陽橋落日照大旗馬鳴風蕭蕭
平沙列萬幕部伍各見招中天懸明月令嚴夜寂寥
悲笳數聲動壯士慘不驕借問大將誰恐是霍嫫媼

霍去病漢武帝時為嫫媼校尉後為票騎將軍

古人重守邊今人重高勳豈知英雄主出師巨長雲
六合已一家四夷且孤軍遂使貔虎士奮身勇所聞
拔劍擊大荒日收胡馬群誓開玄冥北持以奉吾君
鼓凱日繼踵兩蕃靜無虞漁陽豪俠地擊鼓吹笙簧

雲帆轉遼海稷稻來東吳越羅與楚練照耀輿臺
主將位益崇氣驕凌上都邊人不敢議議者死道衢
輿臺並賤臣左氏傳云皂臣輿輿臣隸隸臣僚僚
臣僕僕臣臺主將謂安祿山時兼須范陽河東等
三鎮日益驕恣

我本良家子出師亦多門將驕益愁思身貴不足論
躍馬二十年恐孤明主恩坐見幽州騎長驅河洛昏
中夜間去聲道歸故里但空村惡名幸脫免窮老無兒
孫

此言祿山既反軍中有不欲從逆而逃歸者○出

塞本漢樂府橫吹曲名其詞不傳如王仲宣從軍詩即其體也按仲宣詩五首不過頌美其主將曹公戰伐之功詞氣卑詘無足觀者若此前後諸篇則極叙其征夫離怨勞苦之情軍中奮勇築畫之態併與其目前所見意中欲言者而盡得之且以見夫主將位崇而氣驕朝廷賞賚之過厚是以或刺或閔可憤可傷殆有風雅之遺意豈但突將黃初而已哉

潼關吏

潼關在華州華陰縣祿山反詔哥舒翰守

潼關與賊戰于棧林為賊所敗暨收復

安增脩阨險此詩蓋子美歸京時過此有

感而作

士卒何草草築城潼關道大城鐵不如小城萬丈餘

惜聞潼關吏脩關還備胡要天我下馬行為我指山

隅連雲列戰格飛鳥不能踰胡來但自守豈復憂西

都丈人視要處窄狹容單車艱難奮長戟千古用一

夫哀哉棧林戰百萬化為魚請屬防關將慎勿學哥

舒

草草勞瘁貌詩云勞人草草格列木為柵所以戰

關者桃林潼關地名入草草詩本卷無河公輝

石壕吏

石壕蔡夢弼曰屬邠州宜保縣昔大王築
城壕於此以禦北狄或云陝東城即石清
也

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吏捉人老翁踰牆走老婦出

門看吏呼一何怒婦啼一何苦去聽婦前

致詞三男鄴城成一男附書二男新戰死存者且

偷生死者長已矣室中更無唯有乳下孫

有母未去出入無完裙老嫗雖哀請從吏夜歸

應河陽役猶得備晨炊夜久語聲絕如聞泣幽咽天

明登前途獨與老翁別

投謂託宿也語聲絕則老婦從吏去可知故天

明子美獨與老翁別耳○此詩唯捉人及更無人

兩語雖若鄙淺然不害其終篇之美且與新安篇

肥男瘦男以下至眼枯見骨天地無情一節去古

絕遠者自不侔矣

新婚別

兔絲附蓬麻引蔓故不長嫁女與征夫不如弃路傍

結髮為妻子當作席不暝君牀暮婚晨告別無乃太

息忙君行雖不遠守邊赴河陽妾身未分明何以拜
姑嫜父母養我時日夜今我藏生女有所歸鷄狗亦
得將君今死生地沉痛迫中腸誓欲隨君往形勢反
蒼黃勿為新婚念努力事行反婦人在軍中兵
氣恐不揚自嗟貧家女久致羅襦裳羅襦不復施對
君洗紅粧仰視百鳥飛大小必雙翔人事多錯迕與
君來相望

禮女嫁三月廟見始成婦今暮婚晨別故曰未分
明夫之父曰嫜

垂老別

四郊未寧靜垂老不得安子孫陣亡盡焉用身獨宗
投杖出門去同行為辛酸幸有牙齒存所悲骨髓乾
男兒既介冑長揖列二官老妻卧路啼歲暮衣裳單
孰知是死別且復傷其寒此去必不歸還聞勸加食
土門壁甚堅杏園度亦難勢異鄴城下縱死時猶寬
人生有離合豈擇衰盛端憶昔少壯時遲迴竟長歎
萬國盡征戍烽火被岡巒積屍草木腥流血川原丹
何鄉為樂土安敢尚盤桓棄絕蓬室居塌然摧肺肝
肅宗乾元初命鄭元儀會九節度師討安慶緒於
鄴城三年王師潰時史思明殺慶緒轉寇河南河

北故杏園上門皆嚴備以待蔡夢弼曰二處皆長
安地去京城七十里○愚按三吏三別似出一時
之筆若此篇牙齒存骨髓乾兩語亦與眼枯見骨
同一鄙俚借使建安樂府中容或有之終非雅韻
特以其全篇可取者多故存之大抵此數篇用意
太迫切而之簡遠之度然其情詞周至誦之終篇
不厭譬若書典謨之後而有殷盤周誥蓋至此時
風氣變移既久而自不能不如此耳

無家別

心冥天寶後園廬但蒿藜我里百餘家世亂各東西

在者無消息死者為泥賤子因陣敗歸來尋舊蹊
人行見空巷日瘦氣慘悽但對狐與狸豎毛怒我啼
四隣何所有一二老寡妻宿鳥戀木枝安辭且窮棲
方春獨荷鋤日暮還灌咀縣令知我至召令習鼓鼙
雖從本州役內顧無所携近行止一身遠去終轉迷
家鄉既蕩盡遠近理亦齊永痛長病母五年委溝壑
生我不得力終身兩酸嘶人生無家別何以為蔡黎

夏日歎

夏日出東北陵天經中街佳皆衣哈四声古朱光徹
厚地鬱蒸何由開上蒼久無雷無乃號令乖雨降不

濡物良田起黃埃飛鳥盡熱死池魚洞其涯萬人尚
流穴舉目唯蒿萊至今大河北盡作虎與豺浩蕩思
幽薊王師安在哉對食不能食我心殊未諧眇然貞
觀初難與數子偕

中街謂黃道也穴散也光武詔云流穴道路幽薊
屬范陽郡祿山為范陽節度使是時反陷河北諸
郡結未思貞觀諸子以見朝廷之無人材也二歎
亦必一時所作惟上蒼久無雷無乃號令乖兩語
不類然篇中微意正在於此亦不可無也

夏夜歎

永日不可暮炎熱毒我腸安得萬里風飄颻吹我裳
昊天出華月茂林延疎光仲夏苦夜短開軒納微涼
虛明見織毫羽蟲亦飛揚物情無巨細自適固其常
念彼荷戈士窮年守邊疆何由一洗濯執熱互相望
竟夕擊刁斗喧聲連萬方青紫雖被體不如早還鄉
北城悲笳發鶴鶴鳴且翔况復煩促倦激烈思時康

道興九首

朔風飄胡鴈慘澹滯砂礫長林何蕭蕭秋草淒更碧
北里富薰天高樓夜吹笛焉知南隣客九月猶絺綌
長陵銳頭兒出獵待明發駢弓金瓜鐫白馬蹴微雪

未知所馳遂但見暮光滅歸來懸兩狼門戶有旌節
秦將白起長陵人頭小而銳

漆以用而割膏以明自前蘭摧白露下桂折秋風前
府中羅舊尹沙道尚依然赫赫蕭京地今為時所憐
故事凡拜相府縣載沙填路自宮城至其第名沙
堤此言諸舊尹之為遠輔者尚皆無恙唯蕭至忠
記附太平公主權勢以事被誅為可憐也

朝逢富家葬前後皆輝光共指親戚大總麻百夫行
戶作送者各有死不煩羨其強君看束縛去亦得歸
山岡

趣各不同蓋太白出於天資子美得於學問太白
志尚縱橫時有俠氣子美袍負經濟自比稷契觀
此述古三篇則子美胸中所蘊槩可見矣此其學
問之功有不容掩者豈太白所能企及哉然則學
詩者不可徒恃其才美固當遜志而有得也

赤谷

此下係秦蜀紀行

天寒霜雪繁遊子有所之豈但歲月暮重來未有期
晨發赤谷亭險艱方自茲亂石無改轍我車已載脂
山深苦多風落日童稚飲悄然村墟迴煙火無由追

貧病轉零落故鄉不可思常恐死道路求為高人嗤

寒硤

行邁日悄悄山谷勢多端雲門轉絕岸積阻霾天寒
寒硤不可度我實衣裳單况當仲冬交泝冰增波濶
野人尋烟語行子傍水餐此生免荷爰未敢辭路難

石龕

能罷咆我東虎豹號我西我後鬼長嘯我前猓又啼
天寒昏無日山遠道路迷驅車石龕下仲冬見虹霓
伐竹者誰子悲歌上雲梯為官採美箭五歲供梁齊
書云直簀盡無以克提携赤河漁陽騎颯颯驚蒸藜

吳志諸葛恪博孫岐殺恪以常席曩其身投於長

陵石子岡

蓬玉非無根漂蕩隨高風天寒落萬里不復歸本業
客子念故宅三年門巷空悵望但烽火戎車滿關東
生涯能幾何常在羈旅中

我今日夜憂諸弟各異方不知死與生何況道路長
避寇一分散飢寒永相相豈無柴門歸欲出畏虎狼
仰視雲中鴈禽鳥迹有行

昔在洛陽時親交相追攀送客東郊道遨遊寅南山
煙塵阻長河樹羽成臯間回首載酒地豈無一日還

六經集卷二 十一
丈夫貴社稷參戚非朱顏

成牟洛陽地名

下馬舌戰場四顧但茫然風悲浮雲去黃葉落我前
朽骨穴蟻蟻又為蠱草纏故老行歎息今人尚開邊
漢虜互勝負封疆不常全安得廉頗將三軍同晏眠
廉頗趙之良將

高秋登寒山南望馬邑州降虜東學胡壯健盡不留
穹廬莽宇落上自行雲愁老弱突道路願聞甲兵休
鄴中事反覆死人積如丘諸將已茅土載驅為誰謀
馬邑唐羈縻州在秦城二州山谷間降虜謂回紇

助順收復京師遂進收東都也鄴中事時兩京雖
收復而祿山之子慶緒據鄴城王師圍之不克而
潰茅土謂受封侯土也載驅小雅皇皇者華之詞
蓋刺朝廷不能遣使以諮訪之也

述古三首

赤驥頽長纓非無萬里姿悲鳴淚至地為問馭者誰
鳳凰從天來何意復高飛竹花不結實念子忍朝飢
古來君臣合可以物理惟賢士識定分進退固其宜
市人日中集於利競錐刀置膏烈火上哀哀自煎熬
農人望歲稔相率除蓬蒿所務穀為本邪贏無乃勞

舜舉十六相身尊道何高秦時任商鞅法令如牛毛
嬴曹獲利邪嬴見西京賦謂相欺取而有餘利也
十六相舜所舉八元八凱也見左氏傳商鞅相秦
廢田井開阡陌專務利國

漢光得天下祚來固有開豈惟高祖聖功曰蕭曹來
經綸中興業何伐無長材吾慕寇寇濟時信良哉
耿賈亦宗臣羽翼共徘徊休運終四百圖蓋在雲臺
此篇蓋以諷肅宗雖曰中興惜無為策策之策
如光武之能用寇耿賈也○昌黎韓文公有云
李杜文章在光燄萬丈長愚按二公詩雖齊名而

梁指汴州齊指山東皆安史兵亂所在祿此之亂
所領皆漁陽突騎

成都府

翳翳桑榆日照我征衣裳我行山川異忽在天一方
但逢新人民未卜見故鄉大江東流去遊子去日長
曾城填華屋季冬樹木蒼喧然名都會吹簫聞笙簧
信美無與適側身望川梁鳥雀夜各歸中原杳茫茫
初月出不高衆星尚爭光自古有羈旅我何舌德傷
杜脩可曰桑榆之景理無遠照以喻明皇以大上
星居西內也初月衆星喻靈宗即位未久而史思

明之徒尚在也

日泉聖命文宗明太子

選詩續編卷第二

選詩續編卷第三

唐詩二

常蘇州詩十八首

上虞劉履校選

常應物天寶時為三衛即後累遷櫟陽令
以疾辭歸尋除尚書員外即出為滁州刺
史擢左司郎中貞元初復出刺蘇州少時
扈從遊幸豪縱不羈玄宗崩始折節讀書
專二為詩性高潔鮮食寡欲所居掃地焚
香而生故其詩清深間淡而詞格不減沈

謝云

擬古五首

辭君遠行邁飲此長恨端已謂道里遠如何中險艱
流水赴大壑孤雲還暮山無情尚有歸行子獨何難
驅車背鄉國朔風捲行跡嚴冬霜斷肌日入不遑息
憂懽客髮變寒暑人事易中心君詎知冰玉徒貞白
右擬行行重行行

蘭蕙雖可懷芳香與時息豈如凌霜相葉歲暮謁顏色
折柔將有贈延意千里客草木知賤微所貴寒不易
右擬庭中有奇樹

春至林木變洞房夕舍清單居誰能裁好鳥對我鳴
良人久燕趙新愛移平生別時雙鴛綺留此千恨情
碧草生舊跡綠琴歇芳聲思將魂夢歡及側寐不成
臨手衣迷所次起望空前庭孤影中自側不知雙涕零
右擬涼涼歲暮

有客天一方寄我孤桐琴迢迢萬里情託此傳幽音
冰霜中自結龍鳳相與吟絃以明直道添以固交深
此古詩缺二句然即此意亦自足

右擬客從遠方來

白日淇上沒空閨生遠愁寸心不可限淇水長悠悠

芳樹正妍蔚春禽自相求徘徊東西廂孤妾與誰倚
年華逐絲淚一落俱不收

右擬明月何皎皎亦自其

蒼山曾原嘗曰擬詩如學書畫當識家數要先得其
筆意運規制於胸中然後下筆乃可若展畫臨貌
雖似亦下矣前人擬古既用其意又用其字是盜
之也非擬也此論最為切當愚按晉人如張子孟陽
陸士衡皆不免坐此失獨陶靖節脫去繩墨直寫
所蘊可謂度越前輩矣今應物所擬亦能不規規
模倣如自成一家語者斯為可尚若夫格韻高悠

係乎世降之遠近茲不暇論

雜體三首

沉沉匣中鏡為此塵垢蝕暉光何所如月在雲中黑
五字南金既雕錯擊帶共輝飾空存鑿物名坐使妍
近野媿惑美人竭肝膽思照冰玉色自非磨瑩工日日空

歎息

同聲自相應體質不義齊誰知賈音古人鐸能使天樂

諧音雞及鏗鏘發富徵音和樂音洛變其哀音希於人神既

昭亨鳳鳥亦下音去來豈非至賤物一奏升天階音夷反

物情尚有名莫問玉與泥

碌碌荆山璞，卞和獻君門。荆璞非有求，和氏非有恩。所獻知國寶，至公不待言。是非吾欲默，此道今豈存。

効陶彭澤

霜露悴百草，時菊獨妍華。物情有如此，寒暑其奈何。撥英泛濁醪，日入會田家。叶居盡醉茅簷下，一生豈在多。

高陵書情寄三原盧少府

高陵三原並京兆府縣名，今三原屬耀州。按沈作喆所撰應物傳云：應物嘗為京兆功曹攝高陵令。

直方難為廷守，此微賤班開卷不及。願沉埋案牘間，兵凶久相踐。徭役豈得閑，促戚不可哀。寬政身致患，還音日夕思自退。出門望故山，君心倘如此，携手相與還。

寄盧庚一作庚

悠悠遠離別，分艷此歡會。難如何，兩相近。反使心不安，亂髮思一櫛。垢衣思一浣。叶音豈如望友生，對酒

起長歎。時節異京洛，孟冬天未寒。廣陵多車馬，日夕自遊盤。獨我何耿耿，非君為誰歡。

此篇客居廣陵時作

送李侍御益赴幽州幕

李益字君虞以侍御史佐司徒劉濟鎮幽州時應物為尚書郎作詩送之

二十揮篇翰三十窮典墳辟書五府至名為四海聞
始從車騎幕今赴嫖姚並去聲軍契闊晚相遇草檄遽
離群悠悠行分遠眇眇川塗分登高望燕代日夕生
製雲司徒擁精甲誓將除國氛儒生幸持斧可以佐
功勳無言羽書急坐關相諷文

寄大梁諸友

分竹守南譙弭節過梁池雄都衆君子出餞擁河湄

燕譙始云洽方舟已解維一為風水便但見山川馳
昨日次睢陽今夕宿符離雲樹愴重疊煙波渺一作念
還期相敦在動事海內方勞師

此將赴滁州途中作南譙即滁州也

冬至夜寄京師諸弟兼懷崔水部

理郡無異政所憂在素餐徒令去京國羈旅當歲寒
子月生一氣陽景極南端已懷時節感更抱離別酸
私宴席云罷還齋夜衣闌濠宇沉空漠孤燭照味單
應同茲夜念寧忘故歲歡川塗悅悠邈涕下一闌干

寄暢當

自註以聞以牙弟被召從軍

寇賊起東山英俊方未閑聞君新應墓藉藉動京関
出身文翰場高步不可攀青袍未及解白羽挿腰間
昔為瓊樹枝今有風霜顏秋郊細柳道走馬一日還
大夫當為國破敵如摧山何必事州府生使鬻毛班
京師叛亂寄諸弟

弱冠遭世難二紀猶未平羈難守遠郡虎豹滿兩京
上懷大馬戀下有骨肉情歸去在何時流涕勿心沾纓
憂來上北樓左右但軍營函谷行人絶淮南春草生
烏鳴田野間思憶故園行何當四海宴甘與齊民耕
已上三首並滁州作

郡齋雨中與諸文士燕集

兵衛森畫戟燕寢凝清香海上風雨至逍遙池閣涼
煩痾近消散嘉賓復滿堂自慙居處崇未覩斯民康
理會是非遺性達形跡忘鮮肥属時禁蔬果幸見嘗
俯飲一杯酒仰聆金玉章神懽體自輕意欲凌風翔
巽中盛文史羣彦今汪洋方知大藩地豈曰財賦疆
此篇在蘇州時作篇首兩語即據目前寫出而牧
宋氣象可見俯飲仰聆一聯正合題意亦可謂樂
而不淫者矣

軍中冬燕

滄海已云宴皇恩猶念勤式燕徧恒秩柔遠及斯人
茲邦實大藩伐鼓軍樂陳是時冬服成戍士氣益振
虎竹謬朝寄英賢降上賓徒罄周旋禮愧無海陸珍
中九劔闌堂上歌吹新光景不知晚觥酌豈言頻
單醪昔所感大醪况同欣願謂軍中士仰答何由申

韓文公詩十首

韓愈貞元中為監察御史貶山陽令元和
初由河南令貶封溪尉及遷刑部侍郎上
佛骨表貶潮州刺史後歷國子祭酒兵部
吏部侍郎京兆尹兼御史大夫復為吏部

卒謚曰文論其以文為詩故其詞多奇
勁雄壯而少冲淡然不知其於古作殆有
非冲淡者可得而及也

琴操四首

琴操者本古詩之流弦歌之詞也文公擬作
十操最為簡古此晦庵朱熹所謂博而
能約者朱子既以將歸龜山拘幽殘形四
篇為近楚詞取入後語矣且謂其不取者
詩也非弃之也今所錄四首格韻高深觀者
當不以唐諸詩人槩論可也

猗蘭操孔子傷不逢時作

孔衍琴操云孔子歷聘諸侯不能任自衛反
魯隱谷中見蘭獨茂喟然嘆曰夫蘭者
當為王者香今乃與衆草為伍乃止車援
琴鼓之

蘭之猗猗揚揚其香不採而佩於蘭何傷今天之旋
曷為其然我行四方以日以年雪霜貿貿齊麥
之茂子如不傷我不爾觀觀齊麥之茂齊麥之有君
子之傷君子之守

貿貿字通作瞽陰昏不明之貌舊註云言我如齊麥

之茂當雪霜之時不改其操子如見傷而用我可
也子如不傷我無自貶以見子之義。朱子嘗為
韓文所考異惜乎不暇註釋其義尚使奇詞與
旨昧于千載之下如此篇有三傷字正與題下傷
不逢時相應若以子如不傷係於它人則不惟前後
文勢不屬而命題之本意亦踈緩矣况以齊麥自
比而遺其蘭元為未然愚謂首言不采何傷者
喻君子固當不為困窮改節也然聖人與天合德
今天之運行豈為徒然盖有以發育萬物而成
四時之功顧我周流四方既久而道不行亦安得

而不傷哉夫道既不行老而益衰正猶蘭香過時
不采漸至萎瘁故又指蘭而言曰當雪霜之時見
薺麥之茂子寧不傷乎子如不傷則我必不見汝
而有感也蓋薺麥之茂者譬諸小人不審時而進
乃其稟性之固然也而君子之傷正由君子遭世變
而守困窮有不容不傷者耳其反復悼嘆之意
不亦深哉

越裳操周公作

越裳國名在交趾之南周公相成王越裳氏重
九譯而獻白雉

雨之施物以孳音茲我何意於彼為自羅之先叶斯反其
艱其勤以有疆土私我後人我祖在上四方在下叶後
工厥臨孔威敢戲以侮孰荒于門叶眉反孰治于田叶地
反因四海既均越裳是臣

孫汝聽曰言豈有荒于門而能治於田者是必四
海既均而後越裳是臣也均平治也

岐山操周公為大王作

太王居邠事見孟子

我家于豳自我先公伊我承序一作緒敢有不同今狄
之人將土我疆民為我戰誰使死傷彼岐有岨音阻我

性獨處爾余追無思我悲

履霜操尹吉甫子伯奇無罪為後母譖而

見逐自傷作

父方兒寒母方兒飢兒罪當答逐兒何為兒在中野
以宿以處四無人聲誰與兒語兒寒何衣去兒飢何
食兒行于野履霜以足叶母生眾兒有母憐之獨
無母憐兒寧不悲

窮而呼天疾痛而呼父母皆情有所不能自已此
篇詞氣痛怛誠足感動人者使吉甫聞此尚安忍
而不顧也耶

嗷哉董生行

淮水出桐柏山東馳遙遙千里不能休淝水出其側
不能千里百里入淮流壽州屬縣有安豐唐曰元有

年時縣人董生召南隱居行義於其中刺史不能薦

叶音天子不聞名聲爵祿不及門叶外唯叶有吏

日來微租更索錢嗷哉董生朝出耕夜歸讀古人書

盡日不得息或山而樵或水而漁入厨具甘旨上堂

問起居父母不憾憾妻子不咨咨嗷哉董生孝且慈

人不識唯有天翁知生祥下瑞無休期家有狗乳出

求食雞來哺其兒啄啄庭中拾虫蟻哺之不食鳴聲

悲徬徨躑躅久不去以翼來覆待狗歸嗟我董生誰
將與儔時之人夫妻相雪兄弟為讎食君之祿而令
父母愁亦獨何心嗟我董生誰與儔

此篇當在漢魏樂府之列小學書載此末句亦有
將字今從本集蓋前一將字疑詞也至此則不復
疑矣

河之水寄子姪老成二章

河之水去悠悠我不如水東流我有孤姪在海陬三
年不見芳使我生心一作憂日復日夜復夜三年不見
汝使我鬢髮未老而先化

海之水悠悠去我不如水東注

如字或曰當與去字並叶上声我有

孤姪在海浦三年不見芳使我心苦采蕨于山

叶輪旃反

緡魚于淵我徂京師不遠其

一作還旋

此詩可見其心慈愛惻怛當與祭老成文同觀

古風

今日曷不樂幸時不用兵無曰既感矣乃尚可以生

彼州之賦去汝不顧此州之役去我一作奚適一邑

之水可走而遠天下湯湯音商曷其而歸好我衣服甘

我飲食叶音失無念百年聊樂一日

東蜀樊汝霖曰安史之後方鎮相望地大兵驕不

建不貢往往皆是觀此詩意當在德宗之世作

馬廩穀

馬廩穀方士不廩糠粃音士被文繡方士無襦褐被其得志方不我虞一朝失志方其何如已焉我嗟嗟乎鄙夫

此言君子能守困窮不易常度鄙夫得志驕奢而不自虞一失志則由奢入儉難故深為之嗟嘆也

青青水中蒲三章

青青水中蒲下有一雙魚君今上隴去我在與誰居青青水中蒲長在水中居寄語浮萍草相隨我不如

青青水中蒲葉短不出水婦人不下堂行子在萬里

此詩不知何為而作詞格雖若類晉曲之子夜前溪等歌然其氣韻優游深渾去漢魏自不相遠非晉曲淫豔者比唐人以樂府名家者亦皆下此矣

鳴鴈

嗷嗷鳴鴈鳴且悲窮秋南去春北歸去寒就暖識所依天長地闊棲息稀風霜酸苦稻粱微毛羽摧落身不肥徘徊反顧群侶遠哀鳴欲下去洲渚非江南水雨朝雲多草長沙軟無網羅閑飛靜集鳴相和遠憂懷惠性匪它反陽何凌風一舉君謂何

文公脫汴州之亂往徐州依張建封居符離睢水上既踰浮鬱鬱不得志將辭云故作是詩詳見與孟東野書

柳州詩四首

柳宗元貞元十九年為監察御史裏行時王叔文常執誼用事引納禁近與計議擢禮部員外郎欲大用之俄而叔文敗坐貶永州司馬徙柳州刺史以卒世評其詩發纖穠於簡古寄至味於淡泊與常應物並稱宜矣然必較其等差則子厚之務求工

緻乃不若常之蕭散自然者也

唐鏡歌鼓吹曲獸之窮

并序

鼓吹鏡歌本漢軍樂也子厚為唐作十二曲以紀高祖太宗功德之盛按唐史不載疑子厚私作而未嘗用奏於朝廷然皆不失為古調但其詞太嚴密氣亦促迫而之優游之韻其亦朱子所謂有意於求似者唯此一篇詞義若差勝云

唐既受命李密自敗來歸以開黎陽斥東土為獸之窮第二

獸之窮奔大麓天厚黃德徂獮服甲之橐弓弭矢箛
星旅靖敵逾感自亡其徒匪予戮屈贊韻書無此字

獻字與暴同 猛虔慄慄縻以尺組敢以秩黎之陽土荖荖

富兵戎盈倉箱之者德莫能享平聲驅豺兕授我疆

初秋夜坐贈吳武陵

稍稍雨侵竹翻翻鵲驚叢美人隔湘浦一夕生秋風
積霧杳難極滄溟浩無窮相思豈云遠即席莫與同
若人抱奇音朱絃絀枯桐清商激西灝泛灑凌長空
自得本無作天成諒非功希聲闕大璞龍俗何由聰

界圍巖水簾

界圍巖在永州

界圍匯湘曲青壁環澄流懸泉聚成簾羅注無時休
韻磬叩疑碧鏘鏘徹岩幽丹霞冠其顛想像凌虛遊
靈境不可狀鬼工諒難求忽如朝玉皇天冕垂前旒
楚臣昔南逐有意仍丹丘今我始北旋新詔釋累囚
采真誠眷戀許國無淹留再來寄幽夢遺佇本作催

行舟

丹丘神仙所居之處楚詞云仍羽人於丹丘

南澗中題

秋氣集南澗獨遊亭午時迴風一蕭瑟林影久參差

始至若有得稍深未忘凌羈禽響幽谷寒藻舞淪倚
去國魂已遊懷人淚空垂孤生易為感失路少所宜
索莫竟何事徘徊祇自知誰謂後來者當與此心欺
初秋篇首兩語頗新功猶未失為沈謝此獨遊亭
于時二句自是唐韻讀者當自識之

張司業離怨一首

張籍貞元中及第官至國子司業工為樂
府詞昌黎韓文公稱其學古淡者是也蓋
唐人之古詩於此為止矣

切切重

去聲

切切秋風桂枝折音人當少年嫁我當少

年別念君非征役一作年年長遠塗妾身甘獨沒高

堂有舅姑山川豈復遠行人自不返

或言籍樂府古淡昌黎既許之宜其可取者多矣
愚謂古人製作自有體格雖或因時高下其氣韻
亦不相遠此難以言語形容在識者自能心領意
會也今觀籍所作詞雖古淡音調則唐而已獨此
離怨一篇庶幾近之餘皆似是而實非大抵貞元
以後稱學古者類如此夫唐以詩名世者無慮三
百家而欲求古作之純全合乎風雅之遺響者何
其不易得也嗚呼世降風移一至于此也夫

選詩續編卷第三

選詩續編卷第四

宋詩

王荆公詩二首

西波出外荆公王文公安石神宗朝位宰相其經術
所亦及兩行業固不暇論而文章簡遠可法詩宗杜
少陵間有古體惜乎不得多也

雲之祁祁答董傳傳二作

傳字至和洛陽人有詩名嘗在鳳翔與東坡蘇公友善按東坡集有和傳留別詩言

其貧且未第韓魏公鎮長安傳有詩云古
來風義遺才少近世公卿薦士稀及魏公
舉之而傳已卒

雲之祁祁或雨去声于淵苗之翹翹或槁于田雲之
祁祁或雨于野苗槁于田豈不自我奮兮其濟其在
西郊匪我為之我歌且謔蔚兮其復加叶華南山之側
我歌且謔維以育德

祁祁舒徐貌奮蔚亦雲興之貌西郊盖用易所謂
密雲不雨自我西郊之意○此詩四章首章喻州
廷息澤施或不當則士之困窮于下宜也次章言

施得其所而猶困窮焉者豈不由我之才力不足
振起之歟三章則言雲興不雨澤施未光則又非
我之力所得為矣末章乃言斂迹不施而屯其膏
澤當此之時我但歌謔自適維以育德而已此蓋
勉其自守以盡夫固窮之義也荆公四言又有新
田詩亦不失為古作但不及此篇之簡潔深婉故
不錄爾

雲山詩送孫正之

按荆公送正之序云予官於揚得友曰孫
正之能行古道又善為古文其見之官於

溫將奉其親以從故送之此詩亦必一時所作

雲山參差碧相圍溪水詰曲帶城陴溪窮壤斷至者誰予獨與予相諧嬉山城之西鼓吹悲水風蕭蕭不滿旗子今去此來無時予有不可誰予規

此詩詞調近古而意思間淡較之宋諸家語似亦未有能過之者故錄之

朱文公詩二十七首

晦菴先生卓然以斯道自任著書立言上與濂洛諸公繼絕學之統矣其於吟詠情

性亦必取則於古之作者嘗言三百篇性情之本學詩而不本於此則亦淺矣又曰作詩須從陶柳門庭中來不如是無以發蕭散冲淡之趣又曰選詩及常蘇州詩固當熟觀更須讀語孟以探其本今觀先生所為詩大槩出入陶常之間至義理精微處則皆本於六經四書者又豈它人所能窺測哉

述懷

夙尚本林壑灌園無計資始懷經濟策復愧軒裳姿

效官刀筆間朱墨手所持謂言殫蹇劣詎敢論居卑
任小才亦短抱念一無施幸蒙大夫賢加惠寬種咎
撫已實已優於道豈所期終當反初服高揖與世辭
此蓋初就仕同安主簿時已知道不可行而將隱
也

古意

兔絲附樸欒佳木生高岡弱蔓失所依佳木從蒼蒼
兩美不同根高不永相望相望無窮期相思諒徒為
同車在夢想忽覺淚沾衣不恨歲月遙但惜芳華姿
嚴霜萎百草坐恐失茲時盛年不再至已矣不得疑

樸欒小木也此詩蓋託言雖有明君不得親遇而
歎夫道終不可行也已

社後一日作

聖作重品節等殺所介反古所詳里有秦社稷僭差遂

無章玉網諒已隳精意尚不忘尚論千載前簡編有

遺芳侃侃陳孺子恂恂萬春鄉敬恭事耆老禱寒謹

田素悠悠我里居歲事存一作有故常向來諸老翁敦

龐亦端莊交神庶或享與物同樂康今我胡不樂悵

然下頽罔古人不可見今人自猖狂

秦社僭差按祭法天子為民立太社自立王社諸

侯為民立國社自立侯社大夫以下成群立社曰
置社鄭氏曰大夫不得特立社與庶民族居百家
以上共立一社今時里社是也古者立社之法其
詳如此秦罷封建改侯國為郡縣里社雖存而無
上下之等殺是古法之壞自秦始也章法也陳平
宰社事見漢書平所居陽武縣戶牖鄉今言萬春
未詳或恐別是一事此詩蓋感歎世道愈降而民
俗之不古若也

感事有歎

榮華難久恃代謝安可量宿昔堂上飲今歸荒草鄉

高堂一以傾總帳施空房繁強既開奏緩舞亦輟行
樵子白妍華春風自飄揚戀幄靡遺思更平衣有餘
芳身徂名亦滅事往恨空長寄語繁華子古今同一
傷

此必有為而言然當時恃勢驕奢之人徃徃有之
不必考其誰何也

遊家菴

弱齡墓丘壑茲山屢遊盤朝躋青真外暮陟浮雲端
晴嵐染襟裾水石清肺肝俯仰未云已歲月如飛翰
中年慮務牽引脰空長歎壙歲一登虛心期殊未闌

矧此親交集我談有餘歡結架迫巖碕徙倚臨奔湍
共惜前古被令為後來觀落景麗雲木回風馥秋蘭
林昏景益佳悵然撫歸鞍諒哉故山好莫遺茲盟寒
將遊雲谷約同行者

躋險擇幽棲舉蘿結茅屋疏泉下石淍反種樹滿

煙谷時登此原上一騁千里目雲物下逶迤罔巒遠
重複暫辭忽曠歲再往恨牽俗因悲昨遊侶或已在
鬼錄喧風悟新陽一雨欣衆綠明發君莫遲幽期我
當卜

淍疊石溜水溢而有聲之處

頌以多言害道絕不作詩兩日讀大學誠意
章有感至日之朝起書此以自箴蓋不得已
而有言云

神心洞玄鑒好惡並去聲審重猶云何及自誑閃默還

包羞今辰仲冬節寤歎得隱憂心知一寸光是彼重
泉幽朋來自茲始群陰邈難留行迷亦已遠及此旋

吾輟

誑欺也一寸光即所謂明德此篇當與感興詩通
看

齋居感興詩二十首并序

予讀陳子昂感遇詩愛其詞音幽邃音節豪宕非
當世詞人所及如丹砂空青金膏水碧雖近之世
用而實物外難得自然之奇寶欲效其體作十數
篇顧以思致平凡筆力萎弱竟不能就然亦恨其
不精於理而自託於仙佛之間以為高也齋居無
事偶書所見得二十篇雖不能探索微妙追迹前
美然皆切於日用之實故言亦近而易知既以自
警且以勸諸同志云

其一

昆○渾○命○大○無○外○旁○礴○下○深○廣○陰○陽○無○停○機○寒○暑○互○來○

往○皇○義○古○神○聖○妙○契○一○俯○仰○不○待○窺○馬○圖○人○文○已○宣○
朗○渾○然○一○理○貫○昭○晰○非○象○罔○珍○重○無○極○翁○為○我○重○指○
掌

昆命言天形之圓轉旁礴謂地勢之廣被馬圖即
榮河龍馬負圖而出伏羲則之以畫八卦者也人
文謂兩儀四象支分交錯成八卦以備三才者說
見朱子原象贊象罔猶言不分曉語出莊子無極
翁指庶溪周子也○此篇論太極一貫之理也言
天地設位以見太極之體所以立陰陽寒暑迭運
以見太極之用所以行蓋無往而非太極也伏羲

古之神聖。仰觀俯察。默契其妙。有不待河之出圖。而所謂人文者。固已灼見於畫卦之前矣。自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渾然融貫。本自昭著。但聖遠言湮。而於無聲無臭之中。有未易以窺測者。今乃感荷周子。作為圖說。以示我人。使獲見其如此之明而無疑也。○余子節曰。伏羲作易。自畫以下文。王漢易。自乾元以下。皆未嘗言太極。而孔子言之。孔子贊易。自太極以下。未嘗言無極。而周子言之。蓋無極二字。乃周子不繇師傳。默體道妙。立為名義者如是。故朱子於其圖說釋之詳已。而復於此特舉。是以名稱之不亦宜哉。

其二

吾觀陰陽化升降。絪縕中前。瞻無始。後際那有。終至理。諒斯存。萬古一作世與今同。誰言混沌死。幻語驚馬首。龍耳。

八絃淮南子謂九州之外有八黃。八黃之外有八絃。斯者指陰陽升降而言。混沌死氣未判之稱。混沌死亦見莊子書。幻怪妄也。○此言太極之實理。與陰陽氣化。亘萬古而無終窮也。其曰前瞻無始。後際無終者。即周子所謂一動一靜互為其根。及

程子所謂動靜無端陰陽無始之意。夫太極理也。陰陽氣也。氣無理則無所本。理無氣則無所寓。二者常相依而不相離。故陰陽之升降無時休息。而太極之妙用亦無往而不在也。彼謂混沌死者。其意以為天地既判。元氣分裂。則所謂太極者亦破碎而不復全。此驚世駭俗之論。其不足信也明矣。

其三

人心妙不測。出入乘氣機。疑冰亦焦火。淵淪復天飛。至人秉元化。動靜體無違。珠藏澤自媚。玉韞山含暉。神光燭九垓。玄思去聲徹萬微。塵編今寥落。歎息將安歸。

歸

機者發動所由之處。疑冰焦火。淵淪天飛。語本莊子元化。即書所言上帝降衷。劉康公所謂受天地之中以生者。長樂潘柄以為吾心之太極是也。九垓已見補註。郭景純詩。此言人心不測。乘氣而動。苟無道以主之。則恐懼所迫。不冰而寒。忿懣之來。不火而熱。甚而至於淵沉天飛。有不可繫者矣。唯聖人為能精一執中。故其動靜之際。不踰矩度。存諸中而應乎外。觸處洞然。莫非此心之妙。然自聖人不作。心學無傳。簡冊雖存。今人無有能究之。

者而哀落殆甚是以人心之失愈遠而歎其將無所歸也。

其四

靜觀靈臺妙萬化從此出。胡自蕪穢反受衆形侵。厚味分朶頤妍姿坐傾國。崩奔不自悟。馳騫靡終畢。君看穆天子。萬里窮輒跡。不有祈招音韶詩。徐方御宸極。

靈臺即人心也。以其神明之所舍。故以為名。朶垂也。頤口傍也。朶頤欲食之貌。語見周易祈招詩。已見補遺。徐方。徐偃王之國也。按韓文公記偃王廟。

云穆。西遊忘歸。四方諸侯有爭辨者。無所質正。咸賓於子。徐贄玉帛。死生之物。于徐之庭者。三十六國。辰極謂帝居也。此承上篇之言。人心不測。以終歎息安歸之義。首言靈臺之妙。萬化之所從出者。即書所云道心之謂。惟其不能精一執中。反為人心所役。乃縱飲食男女之欲。甚至崩奔馳騫。如穆王之幾喪天下者。為害甚大。可不須念之。與章首靜觀二字。實一篇之旨要。蓋不能靜觀。則無以知此心之妙。而所謂自蕪穢不自悟者。皆由於此。讀者不可以其易而忽之。

其五

涇舟膠楚澤。周綱已陵夷。况復王風降。故宫黍離離。
玄聖作春秋。哀傷實在茲。祥麟一以陪。反袂空漣洏。
漂淪又百年。僭侯荷上去爵圭。叶音王章久已喪。何
復嗟歎為。馬公迷孔業。記始有餘悲。拳拳信忠厚。無
乃迷先幾。

涇舟。涇水之舟。見詩。檝。檝。篇。以其下文有周王于
邁之語。故借用之。膠。潘柄言與莊子膠杯之義同。
當音去聲。皇王大紀云。昭王征荆蠻。旋涉漢梁。敢
而隕。王右辛餘靡振。王北濟。因是發。滿崩。史王云。

南巡狩不返。卒于江上。則是涇舟往膠于楚澤也。
或引通鑑外紀之說。漢濱之人惡王。以膠船進中
流。膠液船解。而溺於義。不通。麟。謂其折足而死
也。已見補遺。獲麟歌。及補註。劉越石詩。僭侯謂晉
大夫魏斯。趙籍。韓虔。共分晉地。而請為諸侯。天子
不能討。且從而命之也。章猶法也。馬公。司馬溫公。
迷孔業。謂作通鑑。欲續春秋也。○此言周自昭王
南征不返。王綱已陵夷矣。及平王東遷。下同列國。
周衰愈甚。而亂臣賊子興。聖人於此。已不能不感
傷焉。况乎麟出非時。而見害於。是悼明王之不作。

哀吾道之既窮。作為春秋。而託始於平王。絕筆於獲麟也。下逮三晉之時。王章淪喪。既久。雖伏嗟歎。亦無如之何已。而溫公通鑑之作。乃欲追述聖業。託始於此。觀其反伏悲傷。以明夫禮義名分之不可紊者。其意信為忠厚。然惜其不即繼書獲麟之後。如東萊呂氏之大事記。則無乃昧於事幾之所先乎。或疑朱子綱目亦始於三晉。而獨譏溫公為不可何也。蓋通鑑紀事之書。但當續左傳。而不當有所創始。綱目褒貶之詞。實法春秋。况因通鑑而作。自不容不於此始。二書製作之體。固有不同。讀

著詳之

其六

東京失其御刑臣弄天綱。西園植奸穢。五族沉忠良。青青千里草。乘時起陸梁。當塗轉凶悖。炎精遂無光。桓桓左將軍。仗鉞西南疆。伏龍一奮躍。鳳雛亦飛翔。祀漢配彼天。出師驚四方。天意竟莫回。玉圖不偏昌。晉史自帝魏。後賢蓋更張。世無魯連子。千載徒悲傷。

東京指東漢所都而言。刑臣。關宦也。天綱。猶言王

綱。西園。靈帝所置。造萬金堂。引司農金帛錢物。積之。并寄藏小黃門常侍家。錢又令其當官鬻爵。入

錢於此五族官者。卓超徐璜。具瑗左。惟唐衡也。桓
帝時。同日封侯。世謂之五侯。又有五邪。五倖之號。
千里草。靈帝時童謠。應董卓之懺。卓初為中郎將。
後廢立。擅殺。自為丞相。燒宮廟。發諸陵。劫獻帝。西
遷。陸梁強梁也。當塗謂魏王曹操。說見補註第八
卷。桓桓威武貌。左將軍漢昭烈也。建安三年為左
軍將軍。領豫州牧。伏龍謂諸葛孔明。鳳雛謂龐統
也。見孔明傳。祀漢配天。謂接漢正統也。王圖不偏
昌。歎其不得統一也。孔明嘗言漢賊不兩立。王業
不偏安。蓋其志必欲統一。云爾。晉史謂晉史官魏

壽。壽撰三國志。以魏為帝。魯連子。戰國時人。曾魏
將。新垣衍說趙使尊秦為帝。連責之曰。彼帝天下
連有。蹈東海而死耳。○此言東漢自桓靈失道。官
豎弄權。叙貨賂。以蓄奸穢。與黨錮。以害忠良。遂致
亂臣賊子。相踵弒奪。昭烈以漢室之胄。又得忠賢
為輔。出師討賊。圖伏舊疆。宜無難者。然天意竟不
可回。莫遂厥廓。陳壽作史。以魏繼漢。固無足責。後
來如司馬公。學術之正。當以春秋之法正之。乃亦
帝曹魏而冠蜀漢。求其神魯仲連之耻。帝秦者。今
不復見。千載而下。徒為悲傷而已。○余子節曰。朱

子綱目書魏王曹丕稱皇帝廢帝為山陽公而不
書禪位於蜀紀漢持書昭烈皇帝章武元年而不
介以黃初之號及蜀亡乃書鄧艾至成都帝出降
漢亡以見漢統非絕於獻帝之延康也與此詩正
相表裏愚按習鑿世漢晉春秋謂蜀以宗室王而
魏吳皆為篡逆至晉文平蜀乃為漢亡而晉始興
然則朱子固有所本云

其七

晉陽啓唐祚王明紹巢封垂統已如此繼體宜昏風
塵聚瀆天倫北晨司禍凶乾綱一以墜天樞遂崇崇

淫毒穢宸極唐燄燔蒼穹向非狄張徒孰誰三作辨取
曲功云何歐陽子秉筆迷至公唐經亂周紀凡例孰
比容侃侃范太史受說伊川翁春秋二三策萬古開
羣蒙

晉陽太原也唐高祖李淵初為隋太原留守其子
世民陰與晉陽宮監裴寂謀以宮人私侍其父因
脅以起兵遂取隋而有天下其後世民又殺太子
建成而嗣立是為太宗王明太宗子曹王明也巢
封即太宗弟秦王元吉後封巢刺王初太宗并殺
元吉而納其妻生子明使繼巢王後塵亦北也塵

聚謂武后本太宗不入高宗承立為后此禮記所謂父子聚塵也牝晨言高宗令武后預決朝政是牝雞之晨也乾綱謂君為臣綱夫為妻綱也天樞武后既革唐為周鑄銅柱高一百五尺以紀周功德榜曰天樞毒猶惡也淫毒謂武后初幸僧懷義王求禮嘗請闈之伏幸張易之昌宗兄弟陽使預修三教珠英於內殿以掩其跡之類霍熵謂武后之殘酷如斷去王皇后蕭淑妃手足投酒壚苑中令骨醉數日而死又累殺三太子及唐宗室諸王族屬殆盡狄張狄仁傑張柬之也取日功謂中宗得

正帝位社稷伏歸於唐也東之傳替云取日虞淵唐經謂唐史本韓文公作唐一經之詞亂污雜也周紀武后紀也侃侃剛直也范太史名祖禹常作唐鑑○此篇專論武后之事因推言高祖太宗垂統之主皆以女色亂倫如此宜乎繼體如高宗者不耻塵聚之法卒致牝晨之禍也蓋武后自得志以來專作威福至于竊取大位權歸武氏者幾五十年而其間淫穢殘害不可勝紀及武承嗣二思等營求太子自非仁傑力挽于前東之討亂于後則唐祚幾於絕矣東史筆者宜用春秋之法黜武

后以為女主僭亂之戒。柰何歐陽文忠公之修唐書。仍列則天改周之事于帝紀。以亂國史之凡例。乎。惟范太史受學程子之門。其作唐鑑也。於中宗廢遷之後。每歲必書帝在某所。以合春秋公在乾侯之例。以正國經。而明大義者。真足以開萬古之愚蒙矣。○按唐書列傳。初吳兢撰國史。為則天本紀。史館修撰沈既濟奏請省天后紀。合中宗紀。每歲首必書曰皇帝在房陵。太后行某事。改某制。紀稱中宗而事述文后。名不失正。禮不違常。愚謂既濟此言。雖未行於當時。固可法於後世。惜乎歐陽

公見之而不能用。竊意范太史所受於伊川者。得非有取於此乎。因并記之。且以見公論有終不可泯者云。

其八

朱光徧炎字。微陰眇。重淵寒威。閉九野。陽德昭窮泉。文明昧謹。獨昏迷。有開先幾。微諒難忽。義端本絲。掩身事齋戒。及此防未然。閉關息商旅。絕彼柔道牽。開先謂啓其揣而道之也。禮記云。有開必先。掩以斂也。掩身齋戒。月令之文。於仲夏仲冬之月。見名及此。指幾微而言。閉關息商旅。見易復卦之象言。

安意以養微陽也。秉道牽始卦初六象辭牽進也。以其是故止絕之所謂繫于全挽是也。○此篇言君子當體陰陽消長之機以加省察存養之功也。夫陽極則陰生陰極則陽生二者迭為消長無有止息然陽剛陰柔善惡於是平分焉且吾一身之氣審天地流行之氣而吾日用之間其可不因陰陽之消長以審夫善惡之機乎方其德性昭明一或昧於慎獨則私欲之蔽已有開先者矣。此二句本黃伯辨乃知幾微之際信不可忽然其間善端本自綿綿不息又豈可不於此而常省察焉是以君子當

嚴冬一陽初復必齋戒豫養以固文明之基當盛夏一陰初始亦必齋戒豫備以杜昏迷之漸此正抑陰扶陽遏惡揚善之節度也。掩身以下二句集錄朱子語諸家箋註皆不及此因此紀之

其九

微月墜一作隨西嶺爛然眾星光明河斜未落斗柄低復昂感此南北極樞軸遙相當太一有常居仰瞻獨煌煌中天照四國三辰環侍旁人心要如此語不古意甚切寂感無邊方

昂高舉貌南北極天之樞也天形微倚繞地左旋

南極入地三十六度北極出地三十六度樞軸設
言天之旋轉所以持兩端而居中不移者如戶之
樞車之軸也太一即北辰所謂帝座也按朱子語
錄太一如人主北極如帝都三辰日月星也○潘
柄謂此篇因天象以明人心之太極是也蓋見月
星河漢隨天運轉而有以感天天之樞軸南北相
當常居其所而不移北辰一星獨居中天照臨四
國三辰環繞而歸向之人之一心處方寸之間寂
然不動至於酬酢萬變感而遂通不見其有邊際
所亦猶是也故特舉要如此三字以示人其意

切矣

其十

放○始○欽○明○南○面○亦○恭○已○大○哉○精○一○傳○萬○世○並○人○紀○
猗○歎○嘆○日○躋○穆○穆○歌○敬○止○戒○蔡○光○武○烈○待○旦○起○周○禮○
恭○惟○千○載○心○秋○月○照○寒○水○五字全非古語魯○叟○何○常○師○剛○述○
存○聖○軌○

放 虞史替堯之詞言其功大無所不至也始者

言未於此也欽恭皆敬也精一者持敬之極功朱

子敬齋箴正引其語猗歎歎詞躋升也商頌長發

篇言湯之德聖敬日躋也穆穆敬德之容大雅云

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戒熈謂召公作旅熈之書
以戒武王待旦子言周公思兼三王之事坐以
待旦魯叟謂孔子也○此言自古聖人相傳之心
法唯在乎敬之一字而已堯之所以放勳者既始
於欽明舜之南面無為者亦始於恭已無它道也
及舜以之而授禹則曰惟精惟一語益加切真是
以立人紀于萬世矣其後湯文有得於此而其祠
承之際武王所以慎戒熈之訓而能不顯其光烈
周公所以思兼三王而能興起乎典禮又豈出於
此敬之外哉是知此心同然千載一日至千一
後之學者可不深念乎哉

其十一

吾聞庖羲氏爰初闢乾坤乾行配天德坤布協地文
仰觀玄渾周一息萬里奔俯察方儀靜積類然千古
存悟彼立象意契此入德門勤行當不息敬守思彌
敦

庖羲即伏羲也開戶曰闢乾坤為易之門故云闢

乾健也。天行健，故乾配天德。坤順也。地道順，布故坤協地文。凡地之所載，粲然呈露者，皆謂之文。玄渾謂天，方儀謂地也。積然重墜，貌亦安靜之意。○言我聞伏羲初書乾坤二卦，以象天地，因而仰觀俯察，以悟其意，而有以契乎入德之門。是以君子法天運之周，以力行當自強而不息，效坤儀之靜，以敬守思安貞而益敦也。上篇專言恭敬，使有以涵養其本原，開發其聰明，以為德業之基。此則直指踐履工夫，由是而入於聖賢之域也。二篇之旨相為始終，學者無宜體玩。

其十二

大易圖象隱詩畫簡編訛禮樂剋交喪春秋魚魯磨瑤琴空寶匣絃絕將如何興言理餘韻龍門有遺歌。圖河圖及伏羲先天諸圖象卦象皆大易至理之所存，隱謂溺於測候之術，數虛無之誕說而不明也。簡編訛者，如小雅不當升魚灑于鹿鳴之叶，而以南陵等篇附魚灑之後之類。及武成洪範康誥梓材諸篇多有錯簡也。禮樂交喪，謂儀禮多殘缺而樂經又廢不傳也。魚魯謂簡讀磨滅有讀交為豕魯為魚之類。龍門本河津山名，周禮稱龍門之

琴瑟以其地之所出也。此因伊川程子晚年築室龍門之上，以著書傳道，故託言之。○此蓋歎聖經殘闕，大道隱微，而有志於著述，以闡明之。歎六經所以在道，而今若此，譬之璠琴空存而絃絕已久，則將如之何哉！所賴河南程夫子得不傳之學於千數百年之後，聖人之微言如絃絕而復續，今我欲得理其餘韻者，以有龍門之遺歌，在是故也。

其十三

顏生躬四勿。曾子曰三省。中庸守謹獨，衣錦思尚綱。偉哉鄒孟氏，雄辨極馳騁。操稼之言要為爾，挈裘領。

丹青著明法。今古垂煥炳。何事千載餘，無人踐斯境。躬行也。中庸子思所作，謹獨尚綱，皆言為己之學。其立心當如凡也。操存言。良心易失，能持守之，即在此耳。○此言顏子曾子所行之日子思子夏子所言之要，皆如丹青炳煥，垂法後世。如何鄒魯以後，濂洛以前，千餘年間，無有能乃踐而深達之者。且四者之中，操存一語尤為切要。蓋仁義之心，放而不存，則雖欲加以克省不欺之功，亦無所用其力焉。故朱子於孟子夜氣章說之詳矣。而復於此特申挈裘之喻，以致丁寧之意云。

其十四

元亨播羣品。利貞固靈根。非誠諒無有五性實斯存。
 芒人逞私見。鑿智道彌昏。豈若林居子。幽探萬化原。
 元亨利貞乾之四德。即天道之流行而不息者。元
 亨於時為春夏萬物生長。周子以為誠之通利貞
 於時為秋冬萬物收藏。周子以為誠之復誠者。元
 亨利貞所以流行之實理。即不文萬化之原。所謂
 太極是也。五性五行之性。曰仁義禮智信五行各
 一其性。而人心具一太極為得五性之全實。斯存
 者亦上文非誠無有之意。潘柄謂此將言異端

詞章之害道妨教。故先發此以明吾道之本原是
 也。夫道之本原誠而已矣。造化之所以發育人物
 之所以生生皆不外是。世人不知往往逞其私智
 而穿鑿妄行。此道之所以愈不明也。豈若隱遯之
 士潛心育德而能深探乎此者耶。

其十五

飄飄學仙侶。遺世在雲山。盜啓元命秘。竊當生死關。
 金鼎蟠龍虎。三年養神丹。乃圭一入口。白日生羽翰。
 我欲往從之。脫疑諒非難。但恐逆天理。偷生詎能安。
 元命秘謂人生受命之初。造化玄微之機械也。生

死關即元命祕之所在以其可以生可以死皆由
於此也金鼎即指人身之中而言丹家所謂乾坤
鼎器是也蟠者交媾之謂龍虎藥物之假名其實
精氣二物而已三年言其久蓋丹既成又必溫養
之入然後能脫然而輕舉也乃圭醫家則藥之分
數本草以為十分方丹七之一乃圭入口蓋用參
同契乃圭最為神還丹可入口之文參同本言因
丹特借服食之事為喻耳○此言仙家長生之術
學之甚易但恐不合吾聖門原始反終之道雖得
偷生豈能無愧於心乎橫渠張子曰存吾順

吾寧也其安矣哉

其十六

西方論緣業卑卑喻君萬傳流世代久梯接陵空虛
顧盼指心性名去聲言超有無捷徑一以開摩然世爭
趨據空不踐實躓彼榛棘塗誰執繼三聖為我焚其
書

西方指佛而言周昭王時佛生于西域天竺國緣
業謂人死不滅復入輪迴生時所謂善惡皆有報
應也梯接猶今人言架空也指心性謂佛書有即
心是佛見性成佛之說超有無謂其言有則云色

即是空言無則云空即是色之類靡然草從風仰
之貌三聖指禹周公孔子也○此言佛初在西方
以緣業化誘愚倍其言卑近易曉亦不過使之怖
畏自修不敢為惡耳及傳入中國既久為其徒者
轉相梯接講演空妄勝大之言號為義學未幾又
變而為禪不立文字直以為一頓悟一話言之頃
便可識心見性超悟道妙如此徒徑一開不唯化
喻羣愚雖高人達士亦莫不靡然從之殊不知彼
但可施於一己以為寂滅之計而非吾儒人倫日
用之實理乃亦以之施於天下國家如行榛棘之

塗鮮有不困於迷誤顛踣者焉朱子欲繼三聖
焚其書即孟子距楊墨之意也○愚謂仙佛之為
異端一也然修鍊之徒往往靳秘其術不輕授人
故從而習之者無幾佛氏之教乃欲廣化群生必
弃而君臣去而父子夫婦皆歸於我若此不已則
天其與我民彛不幾於熄乎故程子獨言其害道
為尤甚戒學者當如淫聲美色以遠之今詳味二
詩之旨則其輕重淺深亦可見矣

其十七

聖人司教化橫序育群材因心有明訓善端得深培

天叙既昭陳人文亦塞闢云胡百代下學絕教養乖
叶公回反羣居競葩藻爭先冠倫魁淳風久一作淪喪擾
擾胡為哉

橫通作黌學舍也善端即四端也天叙即書所言
五典人文亦五典中人理之倫序易言觀乎人文
以化成天下者正謂此也塞闢舉之意塞闢言易
見也倫魁猶言甲科狀元也○此言古先聖王開
設學校教育群材皆所以明人倫而已始也因其
本心固有之善端使培養而擴克之及夫天叙之
典既極其昭陳則人文亦莫不粲然而可觀奈何

後世既具聖之君不作教化陵夷庠序群居之士率
皆馳心於外不知人理自然之文但以詞章之德
藻豔麗者為文爭先鬪靡躐取高第遂使良心琢
喪利欲紛拏而於天叙天秩不復加意風俗之類
敗一至于此可勝歎哉

其十八

童蒙嘗養正遜弟乃其方鷄鳴咸盥櫛問訊謹暄涼
奉捧同水勤播灑擁篲周室堂進趨極虔恭退息常端
莊劬書劇嗜炙之夜反見惡逾探平湯庸言戒廉誕
時行義安詳聖塗雖云遠發輒且勿忙太十五志干

學及時起高翔

童蒙養正見易彖傳遜順也謂順親也謹眩涼即
溫清之事簪帶也劇甚也嗜者知其味而好之也
炙燔肉逾探湯言惡之甚也庸常也時行即庸行
也輒礙車止輪之木發木動輪車則行○上篇既
言士風凋弊由教養之失道故此專言童蒙貴於
養正以為進德修業之基自遜弟以下至謹言行
一節皆養正之事夫蒙以養正乃作聖之功然或
恐其不安於分而有妄意躁等者焉故又戒之曰
聖塗雖遠且當於此從容漸進俟年十五而入大

學從事於窮理脩身治家之道然後奮伏高起以
造乎聖賢之域不難矣

其十九

哀哉牛山木斤斧日相尋豈無萌蘖生牛羊復冰侵
恭惟皇上帝降此仁義心物欲互攻奪孤相勃能任
反躬良其背肅容正冠襟保養方自此何年秀窈林
牛山木訓義已見孟子集註任堪也勝也反躬自
省也樂記云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不能反躬
天理滅矣良其背良卦彖辭上靜之義也蓋人身
百體皆為物所動惟背不動故爾○此篇本孟子

之意以成文前四句與下四句而孤根穹林又似以木為比大抵為人放其良心而不知求故以哀哉二字發其首令人惕然深省而操存保養以復其初也上篇戒以發軔匆忙者欲其盡保養之功而易於高翔此則歎其何年秀穹者以其失保養之時而難於成功也其反復懇切之意不亦深哉○潘柄曰反躬良背以持其內肅容正襟以防其外又曰童蒙章止言存養之法至此始露出仁義之心以為所養之實不可不知也

其二十

玄天幽且默仲尼欲無言動植各生遂德容自溫清彼哉夸毗予咄音聶反徒啾喧但騁言詞好豈知神鑒昏曰予昧前訓坐此枝葉繁發憤求刊落奇功收一原

清清明溫厚也彼哉者外之之詞夸大毗附也詩云無為夸毗蓋小人之能不為大言以夸世則為諛言以毗小人也咄聶多言也神鑒謂明德一原即前所謂萬化原也此言天本無言四時行百物生而玄渾之幽默者自若也聖人欲無言日用動靜莫非至教而德容之清溫亦自若也彼夸大

阿諛之人徒騁口才籀交于外而卒迷其內竟何以哉且云向也亦昧聖訓而失於多言自今發憤求將削除枝葉之繁而歸根歛實救奇功於一原也○余子節曰學者想德容清溫於無言之中察神鑒昏昧於多言之際聖愚之公斷可識矣進齋徐幾曰功收一原渾然此道之全體融會於方寸夫子所謂一以貫之子思所謂無聲無臭周子所謂無極而太極者故感興詩以此終焉

愚嘗竊論此二十篇其體格雖不過效陳子昂感遇之作然其序引自謂切於日用之實言述

而易知則已非所謂詞旨幽邃近之世用者比矣至若不能探索微妙云者特謙詞耳蓋其詩中包括則於天地之覆載氣運之周流造化之發育人心之寂感以至六經所蘊之精微聖賢授受之心法所以渾然一貫者則既深造而自得之矣豈但深索而已耶故凡所述操存舍亡之跡克省踐履之功與夫論得失正紀綱辯異端敦教養則又無一不本諸其心以合乎聖軌使有以垂法于後世此子朱子所以上與周程張子繼孔孟千載之絕學也欽雲峯胡先生炳

有言者游定夫讀西銘曰此中庸之理其讀太極圖說亦云蓋其說即中庸如言一理中散為萬事末復合為一理也通書與太極圖相表裏其發明中庸處尤多皆以誠為之樞紐至朱子感興詩始終條理亦不異於中庸斯言盡之矣先儒常尊太極圖通書西銘及正蒙自為性理四書愚謂此感興詩亦當與前四者列為五書而並傳之無疑也今錄為是編之卒章則亦朱子特著張呂之言於楚詞後語之末使游藝者知有所歸宿之本意云

文按朱子此詩專明心學之蘊奧義理精微而兼得乎詞人之興趣雖一時箋註如門人瓜山潘柄比溪陳淳覺軒蔡模與夫楊庸成詹景辰徐子輿與黃伯賜余子節諸家之說其於義理固多發明然惜其未得師門傳王之體或墮於講義之泛衍浮冗或流於纂疏之枝葉繁碎似與作者本意反相戾盤而使初學即此以求興趣之歸難矣愚因輯是續編輒不自量而訓解之雖意見允近未敢自謂過於前人然於每篇之詞旨敷暢條達使諷玩之者無崎嶇求合之難或庶幾焉竊聞雲峰胡

先生亦嘗著感興詩通或者祕其藁而不傳萬一
獲見是書得以正予之謬妄則又為幸矣

選詩續編卷終

...



此兩是寅見得之越中者予少好聚書為目錄板

警之學二十餘年歲弄七萬餘卷連屋充棟有以

書售者宗元明紫見即別白登有心得而口莫由宣

者門生世海送予清亦悉未能得肯要惟索獨得十

七八卷別書刻百不失一四部裝勝但恐書體色

角即抄之出校勘脫悞頗具抄悟七畧以次官私得錄門

女私喜所學有付何意敬年既失故步也



